

雨花忠魂
雨花英烈系列纪实文学

文心涅槃

谢文锦烈士传



周新天 著

谢文锦(1894-1927)

浙江永嘉人。1919年任职于上海《新青年》杂志社。1920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1年被派赴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1922年在莫斯科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冬回国，任共产国际代表、苏联军事政治顾问鲍罗廷翻译、中共中央秘书。1924年12月创建中共温州独立支部。1925年任上海总工会中共党团成员。1926年4月任中共上海区委委员，7月任中共南京地委书记。1927年4月10日被捕、牺牲。



雨花英烈系列纪实文学

文心涅槃

谢文锦烈士传



周新天 著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LTD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文心涅槃：谢文锦烈士传 / 周新天著. — 南京：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17.7
(雨花忠魂：雨花英烈系列纪实文学)
ISBN 978-7-5399-9452-9

I . ①文… II . ①周… III. ①纪实文学—中国—当代
IV. ①I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325250 号

书 名 文心涅槃：谢文锦烈士传

著 者 周新天

责 任 编 辑 黄孝阳 聂 斌

出 版 发 行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出 版 社 地 址 南京市中央路 165 号，邮编：210009

出 版 社 网 址 <http://www.jswenyi.com>

印 刷 江苏凤凰通达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0×1230 毫米 1/32

印 张 6.25

字 数 165 千字

版 次 2017 年 7 月第 1 版 2017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标 准 书 号 ISBN 978-7-5399-9452-9

定 价 28.00 元

(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雨花忠魂·雨花英烈系列纪实文学”

丛书编委会名单

王燕文 徐 宁 张亚青

万建清 范小青 韩松林

汪 政 张红军 闾海燕

信念之光 民族脊梁

中共江苏省委书记 李 强

南京雨花台，是一处历史名迹，更是一个革命圣地。它风光秀丽，历代文人墨客在此留下吟哦诗篇；它壮怀激烈，众多先贤志士在此演绎壮丽人生；它记忆殷红，无数革命先烈、共产党人在此献出宝贵生命。近现代以来，在雨花台英勇就义的革命烈士中留下姓名的烈士就有1519名，他们的事迹展示了中国共产党人的崇高理想信念、高尚道德情操、为民牺牲的大无畏精神。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文联十大、中国作协九大开幕式上指出：“祖国是人民最坚实的依靠，英雄是民族最闪亮的坐标。歌唱祖国、礼赞英雄从来都是文艺创作的永恒主题，也是最动人的篇章。”江苏省委宣传部、省作家协会组织编写的“雨花忠魂·雨花英烈系列纪实文学”丛书，以真实的人物故事，生动诠释了雨花英烈信仰至上、慨然担当、舍身为民、矢志兴邦的革命精神和英雄壮举。恽代英、邓中夏、何宝珍、施滉、徐楚光、陈原道等，这一个个英烈，是不灭的火种、不朽的丰碑，闪耀着革命信念的

光芒，挺起了民族不屈的脊梁。“雨花忠魂”丛书，是深沉的革命历史见证，是深厚的红色文化传承，是深刻的思想教育启迪，展现了江苏作家对革命历史的正确认识、对雨花英烈的景仰之情、对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自觉追求。

现在，江苏发展已经站在新的起点。全省上下正在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和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按照省第十三次党代会提出的战略部署，积极投身“聚力创新，聚焦富民，高水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崭新实践，加快建设经济强、百姓富、环境美、社会文明程度高的新江苏。伟大的事业需要伟大的精神。我们缅怀雨花英烈，就是要学习他们的高尚品质和不朽精神，从中汲取养分与力量，砥砺全省人民朝气蓬勃地迈向未来；我们弘扬雨花英烈精神，就是要在高扬爱国主义主旋律、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实践中，引导人们坚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努力创造出无愧于时代的崭新业绩，以此告慰那些为民族解放、国家富强和人民幸福而英勇献身的革命先辈们。

目 录

001	第一章 文心春雨
001	1. 桌面搏击
017	2. 脚下攻防
032	3. 浪里遨游
040	4. 胸中乾坤
047	第二章 锦心妙笔
047	1. 山道弯弯
068	2. 古寺深深
080	3. 心火炎炎
101	4. 华章灿灿
110	第三章 丹心碧血
110	1. 山中星火
116	2. 台前真理
125	3. 海上风云
137	4. 澜下英魂
154	第四章 雾心户主
154	1. 决策者
166	2. 索取者
175	3. 舍家者
189	4. 先行者

第一章 文心春雨

1. 桌面搏击

文绉绉求知，雄赳赳健体。

这是谢文锦赠给学生的题词。

青年教员谢文锦，这几天脑子里盘算的就一件事：买桐油，湖南桐油。

小时候他就听老人说过，桐油数湖南货最好，单重大，致密，防水，就算是普通松木、杉木甚至是杂木，油上这么几道，搁在家里能经久不腐，即便放在露天的地方，三五年不用担心渗水糟朽。

三天前，他去了一趟油漆店，店老板说，桐油有是有，缺湖南货和四川货，进货不多，卖脱了，要等几天。

“阿相，油什么？油几道？”阿相是相公的俗称，店老板问谢文锦，“贵州桐油也蛮好的，云南货也不错，价格还便宜，能多油两道，一正一反，算起来是一样的。”

从浙江第一师范毕业，到岩头高等小学任教以来，无论是漫步于街头还是行走于乡间，谢文锦常被人称作阿相，或者三相。三相，就是三相公。认识谢文锦的人都知道，他在家是老三，上有两个哥哥，下有一个弟弟。

岩头镇位于永嘉县中部，楠溪江中游的河谷小平原。永嘉县属温州，阿相、相公，是封建时代温州地区对财主的称呼，后来泛指穿载体面、身份较高的男人。教书先生被人家称为相公，谢文锦很不习惯，很不舒服。一开始，他总是笑着给人家打招呼，耐心解释，请不要这么称呼，清王朝垮台好几年了，现在是中华民国，讲究国民平等，人人平等。然而，一方面缘于旧习俗难改，一方面出于对教书先生的尊敬，除了少部分人称呼他谢先生，多数人还是“阿相”“三相”地称呼他。

这是中华民国六年，公元 1917 年，谢文锦二十三岁，刚从浙江第一师范毕业。

说起浙江一师，在中国教育界、文化界可谓赫赫有名。她是中国建立最早的著名师范之一，大师云集，名人辈出。她还是中国新文化运动策源地之一，“北有京师学堂，南有浙江一师”之说广为人知。

谢文锦买桐油干什么？漆桌子，乒乓球桌。

乒乓球桌？这是什么新鲜玩意？山民们可从没听说过。就连谢文锦的学生，也都不知道乒乓球是什么，这种桌面竞技，到底怎么个玩法。桌子上打球？那得多大的桌子？如何能保证球不溜出桌面，跑个没影？

乒乓球起源于十九世纪末的英格兰，英文意为“桌上的网球”。

“乒乓球”这个中文名，至1900年才正式出现，因其打击时发出的声音而得名。大约在1904年，此项运动从日本传入中国。最初是上海四马路文具店的老板从日本购进乒乓球器材，为了推销产品，组织人员在店内对打，作竞技表演。此后，打乒乓球的人数渐渐增多，乒乓器材销量随之增大。再后来，这项运动开始在各大城市推广。可以这样说，日后在中国大行其道的乒乓球运动，最初的推动者是逐利的商家。当时的乒乓球拍都是简单的木头制品，两面光滑，没有胶皮，几乎打不出旋转球，基本手法有推挡、抽球和扣杀几种。

也就是说，乒乓球运动尚处在幼儿期时，谢文锦就把它引入到浙南群山中的岩头高等小学。

乒乓球桌早已打制完成，由于未经油漆，就没有运出来，仍然放在木器店里。那家木器店，早先是寿材店，棺材并不是常年有生意，为了生计，就捎带打制其他木器。棺材、木器陈列一室，倒也不用忌讳。山民不但不忌讳，反而认为是好事。棺材寓意好：官财，官才；升官，发财，有才。本来是谐音成趣，在民间看来，变成了谐音呈祥。

散学后，谢文锦带上几个爱好体育的学生，到木器店去看乒乓球桌。

“好大的桌子！”学生中为首的金贯真，砰砰拍响桌子，喜欢得惊叫起来。金贯真十五岁，读六年级，身强力壮，勇敢刚毅。因为他属虎，长得虎头虎脑，同伴们给他起了个绰号，“岩头虎”，语带双关。岩头既是地名，又表示位置高，气派大。民国时期的高小学生，其中有不少人由私塾转入，因此入学较晚，等到毕业时，相当一部分年龄已不小。金贯真进入小学之前，也读过三年私塾。不过在同学中间，金贯真并不是最年长的，从岩头高等小学毕业时，他十六岁。他的老师谢文锦，当初从广化高等小学毕业时，已年满十七岁。而广化高小，正是岩头高小的前身。

四张巨大的桌子，差不多把木器店陈列室挤满了。松木桌面平整

如砥，光洁如纸，散发出好闻的松香味。

其他同学也不约而同，伸手抚摸乒乓球桌，纷纷说，真大，真宽。

不要说小学生了，六七天前，当谢文锦向木器店老板比划桌子尺寸时，对方也难掩惊讶的神色：“什么？要这么宽？”

无论是城镇还是乡间，大桌案并不罕见。不过，民间所说的大桌子，一般是针对长度而言，宽度都很有限。除三尺见方的八仙桌以外，能称得上大桌子的，无非是屠户卖肉的肉案、糕点师傅的白案，再就是卖画先生的画案。不过，那几种桌子，宽度都很平常。肉案一般是两尺宽，面点白案一般是两尺半宽，画案稍微宽些，一般也不超过三尺。

当时，谢文锦掏出一团细麻绳，对木器店老板说：“松木桌子，四张，尺寸在这里。”店老板是个明白人，赶紧帮着把绳子拉直。绳子上打了两个结，谢文锦指着离自己近的那个绳结，说那是高度，随后指着离店老板近的那个绳结，说那是宽度。

店老板说，从没见过这么宽的桌子。谢文锦笑着说，这还不是最终的宽度。大桌子是两两相拼的，也就是说，定制的四张桌子，最终要拼成两张更大的桌子。等拼在一起，单张桌子的长度，就变成整个大桌子的宽度，到时候就更宽了。

店老板更加吃惊：“学堂里用的？这么大的桌子，能做什么用？画画？那可够不着画纸上端。吃饭？那可够不着夹菜。”

谢文锦笑着说，不是画画用的，更不是吃饭用的，是专门让学生打球锻炼身体的。

店老板很不理解：“锻炼身体？跑跑跳跳就可以了，用得着这个？单用松木？得花不少钱。学堂有这闲钱？”

谢文锦解释说，不用学堂出钱，全部由他私人承担。

店老板又吃一惊，仔细打量他一番，才问：“你是潘坑来的，谢家三相？”

谢文锦笑了一下：“不要这么叫。”

店老板感慨地说：“没想到你这么年轻。不简单，真不容易，难为你了。”

自从任教以来，谢文锦常常自掏腰包，为学堂、学童做事，加上他思想激进，学问渊博，兴趣广泛，短时期内就声名鹊起。

当然，声名这玩意，往往都有两面性。对谢文锦的评价也分为两派。

一派来自贫困学童及其家庭，认为谢文锦出身书香门第，对人和气，一点不拿架子，而且他为了撑起岩头高小，付出太多精力不说，还付出很多财力。

一派来自殷实富户和封建遗老家庭，认为谢文锦辜负了家族的栽培和父母的养育，一味沽名钓誉，不但不能养家糊口，还吃里扒外，从家里拿出钱财倒贴学堂，这样的儿子养了何用？更有刻薄者，干脆说：“养儿不读书，不如养头猪。看看谢家三细儿（方言，即三小子），读了书又能怎样？他倒是读了许多书，到头来，还是不如一头猪。养头猪，年关脚下还能杀了吃肉呢，他倒好，从家里叼出白白的大洋来，白白吐到学堂里去。”

也有忧国忧民的饱学之士，对谢文锦作出了客观评价：其情也真，其心也切。他那份教育救国的激情，毫无疑问，是真挚的；他那颗改造国民素质的诚心，公正而论，是急切的。问题是，他太急切了，有时候难免操之过急。

仔细分析其所作所为，倒也不难理解：一方面，谢文锦血气方刚，具备要好心切的勇气；一方面，他谢文锦家境好，具备不遗余力的底气。

如今人们所看到的乒乓球桌，桌脚都是铁质的，可以折叠，为的是搬运方便。谢文锦定制的乒乓球桌，所有部件都是木头的，四脚粗大，桌面厚达一寸半。这桌子要摆到操场上风吹日晒，任凭孩子们疯玩，不厚实不行。民国时期的乡间小学，绝大多数都很简陋，能有块平整的操场就不错了，要辟出专门的乒乓球室，简直是天方夜谭。露

天的木器，除了结实之外，还得防腐。因此，可以理解，谢文锦对桐油的质量要求，不是一般的高。

看完乒乓球桌，谢文锦带着学生来到木器店操作间，找到正在劳作的店老板：“老板，那几张桌子还得放几天，要刷几道桐油，学堂里没地方摆。”

店老板很看重这笔生意，也看重谢文锦的人品，当即满口答应：“好的好的，就摆在这里好了。刷桐油不能在露天，会起皱的。”又问，“阿相，这桐油是你找人刷呢，还是我们代你刷？”

谢文锦看看眼前一帮男生，右手一划拉：“我们自己刷，我们人多。”

金贯真几个人，喜笑颜开，信心满满地说：“我们人多，不费劲儿。”

不久，湖南桐油到货了，油漆店老板托街面上的学生捎口信给谢文锦，问给他留几斤。谢文锦自语道：“一张桌子刷三遍，一遍一斤，三四十二，最少十二斤。”于是吩咐那带话的学生说，“要十五斤。”

那学生早就听说，谢先生要给他们打制乒乓球桌，这会儿得知，这事就差最后一步了，很是兴奋，接到指令后，眉开眼笑，大声答应着，转头飞奔而去，赶着给油漆店回话。

第二天就是休息日，谢文锦还是等不及，当天下午散学后，就让金贯真找来六名学生，一行八人去油漆店。

桐油早已称好，盛放在一个木桶里，木桶提梁上，绳子、竹杠都备好了，油漆店老板服务很周到。木桶显然有些年头了，每次桐油挂壁后风干，就给木桶添一副铠甲，因此木桶不大，分量却不轻。不等先生吩咐，金贯真和另一名高个子男生，分立木桶两头，握住竹杠两端轻松提起，准备抬上肩。

谢文锦摆手说：“且慢，还有别的呢。”随后说，两个人合用一个油漆桶，每人一把油漆刷。

金贯真大声喊道：“老板呢？四个油漆桶，八把刷子。”

店老板正在后院里忙着锤制油石膏，听到招呼，带着满身油渍赶来。先是跟谢文锦打了招呼，又主动说：“空漆筒只有小的，不用买了，先拿几个去用，用完记得还回来就行。”

谢文锦连桐油带工具一并付了钱，师生一行八人，抬的抬，拎的拎，拿的拿，带上材料赶去木器店。

木器店老板和两个徒弟，正在吃晚茶。山间人吃晚茶，跟城里不同，不是为了享受，是为了补充体力。见了谢文锦一行，店老板很高兴，大声喊一个徒弟的小名，叫他去买烧饼：“你数一下，每人两个！”

谢文锦马上说：“不用不用，你们吃你们吃，我们来刷桐油。”

木器店老板笑着说：“谢先生，你是贵客，又是学堂里顶好的先生。没什么的，表示个心意。”

谢文锦见拗不过他，作了让步：“那就谢了，一人一个，八个就够了，我们又没干活，不怎么饿。明天不上学，今天散得早，真不饿。”

店老板说：“哦，明天不上学，难怪这么早就下学。”转头对徒弟说，“行，那就八个，一人一个。”

片刻之间，热腾腾、香喷喷的烧饼买来了。谢文锦朝学生说：“也是老板的心意，我们就不用客气了，吃吧，一人一个。金贯真，你先来。”

金贯真有些不好意思。谢文锦说：“那行，我先来。”还一本正经说，“让我看看，哪个芝麻最多。”

除了谢文锦，其他人都笑了。一笑，学生们也就放开了，丢下手中的工具，一拥而上，开始拿烧饼。金贯真甚至开起了玩笑：“我也看看，哪个芝麻最多。”

大家又笑。谢文锦说：“芝麻是个好东西。”随即做示范，“喏，一只手拿，一只手托，一粒芝麻也跑不了。”

店老板看着学生们，感慨地说：“看看，看看你们谢先生，可真不简单。等你们长大了，有了真本事，也要像谢先生这样，志气大，心

肠好，不忘本。”

同学们纷纷点头。随后，学着谢文锦，一手拿烧饼，一手托烧饼，开吃。

或许是由于太过兴奋，急着要干活，好几个学生噎住了，手忙脚乱找水喝。谢文锦说：“不用急，人多，活儿却不多，急什么呢？”

吃完，拍拍手，掸掸衣服，谢文锦说：“好了，这下干活更有劲儿了。”

刚跨进木器店陈列室，不等谢文锦开口，金贯真就分派任务：“个子高的，我，你，你，我们三个刷台面；个子矮的，李得钊，你们四个刷桌脚。”转过头来，又对谢文锦说，“谢先生你负责指挥，不用动手，这张桌子，我一个人刷。”

谢文锦假装生气：“不公平！这种赏心乐事、人生快事，怎么能不容我插手？”

于是，师生八人情绪高涨地当起了油漆工。

岁月无情，褪去了这样的画面：二十三岁，戴着眼镜，长相斯文的老师谢文锦，俯身弯腰，给乒乓球台面刷桐油；十五岁，粗胳膊粗腿的小学生金贯真，扭身歪脖，给乒乓球台漆侧沿；十二岁，细脖子细胳膊的小学生李得钊，蜷身屈腿，钻在乒乓球台下刷桌腿。

青史有幸，镌刻下这样的事实：谢文锦，革命先驱，烈士；金贯真，革命烈士；李得钊，革命烈士。他们都是浙江省温州市永嘉县岩头小学的著名校友。

春风化雨，雨润千树。桃李不言，下自成蹊。好教师，不只是知识的传播者，更是精神的引领者。

人多力量大，加之孩子们兴致高，劲头足，手脚麻利，不过盏茶工夫，师生八人就将四张松木桌子油了第一遍。

木器店老板也来看热闹，见到正散发桐油香的大桌子，忍不住手痒，接过一名学生手中的油漆刷，给一条缝隙补漆。他对谢文锦说：“秋旱出黄金，这阵子天时好，气温高，天气干，漆面收得很快的。”

谢文锦问：“干燥一晚上，明天一早能刷第二道吗？明天不上学，晚饭前我们刷完第三道，再干燥一夜。后天，学生们就可以打球了。”

店老板想了想：“收漆绷面，那没问题。不过，桐油不比普通油漆，一晚上要想干燥得很好，恐怕有困难。”

谢文锦不愿多等，想到一个主意：“你们不是有火盆子吗？可不可以给它加加温？”

木器店一般都有火盆子，用于烤木材，便于熨直或拗弯，拗弯的木材可以制成有弧度的家具部件。

店老板一拍脑袋：“有有有！还是读书人聪明。”很快找来火盆子，先搬到屋外，说是普通木柴烟雾大，怕把新桌子熏黑了，要先烧出一盆木炭来。好在木器店里各种木柴边角料多的是，刨花能燃火，短废料能烧炭。不怎么费劲，店老板真的整出一盆木炭来。他说：“说是木炭，不太标准，马马虎虎，凑合着用吧。”

谢文锦点头说，行的行的，烟雾很少，又能加温干燥，很好了。

火盆移到摆放乒乓球桌的陈列室，谢文锦师生八人都涌进去实地体验。虽说是秋天，但气温尚高，加上火盆里木炭烧得正旺，室内气温迅速升高，个个开始流汗。金贯真笑着说：“谢先生，这第一遍，肯定干得快，黏得紧，贴得牢。”

谢文锦很满意，叫大家散了，明天再来。

“什么时间呢，先生？”瘦小的李得钊问道。

“不急，”谢文锦本想说个具体时间，一想山民家里普遍没钟表，就说，“明天不上学，不用起太早。天亮了起床，吃了早饭再来。刷完第二道就回去，功课该学的学，该温的温。太阳落山前，再刷第三道。”

让谢文锦没有料到的是，第二天最早赶到的，居然是瘦小的李得钊。本来他以为，敢说敢当、勇于争先的金贯真会最早到达。事实上，他还未步入木器店陈列室，就看见金贯真正在俯身刷乒乓球台

面，于是招呼道：“这么早？”

谁知金贯真笑着说：“还有更早的呢。”

谢文锦不信：“在哪里？怎么连人影都看不见？”

金贯真用油漆刷指了指最里面那张桌子：“台子底下钻着呢，都刷完两张了。”

李得钊从桌子下钻出来，跟先生问好。

唉，他还是那么瘦，还是那么不甘人后，自尊心永远是那么强。一开始，谢文锦就认定李得钊这孩子不一般。他能看出，这孩子出自寒门，过分自尊；他也能看出，这孩子聪慧细致，倔强无比。果然，不久他就得知，李得钊在班级里，成绩稳居第一，其地位始终无人撼动。家境贫寒的他，在伙伴中间威信很高。李得钊还有个古怪的雅号，“砧板国士”。

李得钊深得谢文锦器重，谢文锦曾经赠给他一幅字，写的是：“纵有万般苦，誓为民做主。”

每当看到李得钊，谢文锦总是情不自禁地想起，自己当初在省立十中经受的屈辱。那些自命不凡而又鼠目寸光的所谓上等人，惯于用欺压别人的手段，来维系那份如梦幻泡影般的优越感。他们不知道，在积贫积弱的国度里，即便泡影美过彩虹，也罩不住虚假的尊贵荣耀。真正的尊贵，真正的荣耀，只属于强大国度里丰衣足食、互敬互爱的人民。然而，这些追求虚幻荣耀的上等人，给来自穷乡僻壤的学子，给同为华夏子孙的同胞，带来多少玷污史册的伤害。

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大清国，是奴化程度最高的朝代。与此相适应，在清朝当主子，特权最多，红利最多，满足感也最强。康熙皇帝号称“圣君”，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在其统治期间，《圈地令》《投充令》盛行，满清贵族个个忙于圈地夺人，强迫汉人投充为奴。奴婢无任何人身自由，主人可肆意剥削，随意蹂躏，任意变卖。被充为奴的汉人不堪欺凌，纷纷逃亡，清廷又颁布《逃人法》，严惩逃亡者，重判窝逃者。圈地蓄奴之酷政，直至雍正时期才有所改观。然而，有清一